

中经典
Novella

Samanta Schweblin

DISTANCIA DE RESCATE

营救距离

[阿根廷] 萨曼塔·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中经典
Novella

Samanta Schweblin

DISTANCIA DE RESCATE

营救距离

[阿根廷] 萨曼塔·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6234

Distancia de Rescate
© 2014, Samanta Schweblin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营救距离 / (阿根廷) 萨曼塔·施维伯林著; 姚云青译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中经典)
ISBN 978-7-02-013466-3

I. ①营… II. ①萨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阿根廷-现代 IV. ①I78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5173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邵莉莉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0 千字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3.25
插 页 2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66-3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萨曼塔·施维伯林 (Samanta Schweblin), 1978 年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。2001 年, 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骚动的心》获得了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和哈罗德·孔蒂全国文学大赛一等奖。2008 年, 第二部短篇小说集《吃鸟的女孩》获得美洲之家奖, 并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。曾在多地短期生活、写作, 如墨西哥、意大利、中国和德国。2011 年, 萨曼塔·施维伯林入选《格兰塔》杂志 “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” 榜单。

中经典·第一辑

《红项圈》

〔法国〕让·克利斯托夫·吕芬 著 唐蜜 译

《营救距离》

〔阿根廷〕萨曼塔·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

《弥补》

〔法国〕科隆布·施内克 著 白钰 译

《马科斯与猫科动物》

〔巴西〕莫瓦西尔·斯克利亚 著 毕梦吟 译

《七月的人民》

〔南非〕纳丁·戈迪默 著 臧清 臧洁 译

《寻找帕依提提》

〔玻利维亚〕罗德里戈·阿斯布恩 著 杨晓畅 译

总 策 划：黄育海
责任编辑：朱卫净 邵莉莉
装帧设计：张志全

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
99网上书城有售 (www.99read.com)
天猫商城：九久图书专营店有售 (<http://jiujiu99.tmall.com>)

“它们就像虫子。”

什么样的虫子？

“像虫子，爬得到处都是。”

男孩对着我的耳边在说话。我在提问。身体里的虫子？

“对，在身体里。”

地里的虫子？

“不，是另一种。”

这里很暗，我什么都看不清。粗糙的床单紧贴住我身下。我动不了，我说。

“是因为那些虫子。耐心点儿，等等。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，找到虫子诞生的具体时刻。”

为什么？

“因为这很重要，这对大家都至关重要。”

我想点头，但身体不听使唤。

“在我家花园里还发生了什么？我在花园里吗？”

不，你不在。但你妈妈卡拉在。我们几天前刚到那座房子里时，我认识了她。

“卡拉在做什么？”

她喝完咖啡，把杯子放在草地上，放在自己的躺椅

旁边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她站起身走开了。她忘了穿上她的凉鞋，凉鞋就在几米开外，搁在泳池的台阶上。但我什么都没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因为我想等等，看看她要做什么。

“她做了什么？”

她把包挎在肩上，穿着那身金色的比基尼，走向她的车。我们之间有互相吸引的地方，但同时也隐约能感到互相排斥，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我能感觉到这一点。你确定我们这样谈话是必要的吗？我们有时间吗？

“至关重要。你们为什么去花园？”

因为我们那时刚从湖边回来，你妈妈不想进我家。

“她想帮你避开麻烦事。”

什么样的麻烦事？我得一次次在屋里进进出出，先是拿柠檬汁，然后拿防晒霜。我不觉得她是在帮我省事。

“你们为什么去湖边？”

她想让我教她开车。她说她一直想学。但到了湖边，我们两个人却都没耐心了。

“然后你们在花园里干了什么？”

她打开我的车，坐在方向盘前，在她的手提包里翻找了一会儿。我把腿从躺椅上挪开，等待着。天很热。过了一会儿，卡拉停了下来，用双手抓住方向盘。她保持着这个姿势听了一会儿，望着大门，也可能是在望着她家的方

向，在门后很远的地方。

“还有呢？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”

我卡壳了。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切，但有时我却很难继续讲下去。是因为护士给我注射的那些东西吗？

“不是。”

但是我再过不久就要死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太安静了，静得有点儿诡异。就算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，虽说一个人本该是没法知道这一点的。

“这一切都无关紧要。我们在浪费时间。”

但这是事实，对吗？我要死了？

“花园里发生了什么？”

卡拉把额头贴在方向盘上，她的肩膀抽动了一阵子：她开始哭了起来。你觉得我们快接近那些虫子出现的时候了吗？

“继续，别忘记那些细节。”

卡拉没发出任何声音，但我还是站起来，走到她身边。打从第一眼看到她的那时候起，我就喜欢上了她——那天她在太阳下提着两个塑料水桶走过，红色的头发梳成大大的发髻，穿着园艺背心。我从来没见过别人用这些东西。是我坚持请她喝柠檬汁，然后又请她第二天上午来喝马黛茶。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。这些算是重要的细节吗？

“那个具体时刻就藏在某个细节中，需要仔细观察。”

我穿过花园。当我走过游泳池时，我朝餐厅方向看了一眼。透过落地窗，我看见我的女儿妮娜抱着她的长毛绒

鼯鼠娃娃，还在熟睡。我从副驾驶那一侧上了车。我坐下来，任车门敞开着，摇下车窗，因为天气很热。卡拉的大发髻有点儿松开了，倒在一侧。她感觉到我在那里，再次来到她的身边，于是她看着我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”她说，“你就再也不想看见我了。”

我想着该说点儿什么，比如说“别傻了，这太荒谬了”，但我什么也没说出口，只是看着她的脚，脚趾紧紧蹬在汽车的踏板上；我看着她修长的双腿，她纤细但结实的胳膊，惊讶于一个大我十岁的女人怎么还能这样美。

“如果我对你说了，”她说，“你就不会让他再跟妮娜一起玩了。”

“可是卡拉，拜托了，这怎么可能呢。”

“你不会喜欢他的，阿曼达。”她说，眼中满溢着泪水。

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大卫。”

“是你的孩子？你儿子？”

她点点头。那孩子就是你，大卫。

“我知道。继续。”

她抬起手，用指关节拭了拭眼泪，手上的金色镯子叮当作响。我从没见过你，但当我对我们的出租公寓管理人赫塞尔先生提起我要来看卡拉时，他当即就问我是否认识你。卡拉说：“他曾是我的孩子，可现在不是了。”

我看着她，迷惑不解。

“他不再是我的孩子了。”

“卡拉，一个儿子一辈子都是你的孩子啊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。”她说。她长长的指尖指向我的眉心。

这时我想起我丈夫留了些烟。我打开小抽屉，把打火机递给她。她一把将东西从我手中拿走，一股防晒霜的香味弥漫在我们两人之间。

“大卫刚出生时可爱极了。”

“我敢肯定。”我说完就意识到此刻我最好闭嘴。

“当大家第一次叫我保住这孩子时，我正处在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。我坚信我的孩子缺了一根手指。”她将香烟放在唇间，想起那段回忆不禁微微一笑了一下，接着她点上火，“护士跟我说，有时候新妈妈会有这种焦虑，这种感觉会挥之不去地折磨着她。大卫出生后，我数了十几遍才确信他的十个手指都在，确信一切都好。现在想来，大卫有没有少一根手指头这种事情根本无关紧要。”

“大卫怎么啦？”

“当年的他真是太可爱了，阿曼达，那么阳光活泼，每天笑个不停。他最喜欢出门去玩。从小只要带他去广场，他就乐得发疯。你看，这里不能骑小车，但在镇里就可以。从这里到广场上去，一路上会看到很多别墅和小房子，弄得我们满身泥土，但大卫那么喜欢去那儿玩，所以从他三岁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常常抱着他，一路走过十二个街区带他去广场。等他看到滑滑梯出现在眼前，他就会乐得尖叫起来。——车里的烟灰缸在哪儿？”

烟灰缸放在小桌板下面。我拉出抽屉，把烟灰缸递给她。

“大卫在大约六年前生了一场大病。当时正是棘手的时候。我开始在索托马约尔家的农场工作，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。我在那里当会计，尽管说实在话我其实对会计一窍不通。这么说吧，我其实是在那里做些案头工作，整理文件，帮忙加加减减算数什么的，但我很喜欢那份工作。我每天穿得整整齐齐的，走去那边处理各种文件。你们这些首都人可能不理解，在我们这里，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需要找一些理由，‘为了工作’这个理由对我来说最理想了。”

“你丈夫呢？”

“奥马尔养马，你应该听别人说过。奥马尔是另一种风格的。”

“我昨天带妮娜出门散步时好像看见了你丈夫。他开着一辆小卡车，我们跟他打招呼，他没有回应。”

“是的，奥马尔现在是这样的。”卡拉说着摇摇头，“当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会笑笑。他的工作是养赛马，养在镇子的另一头，湖的后面。但当我怀孕后他就彻底搬过来了。这里是我父母的房子。当奥马尔决定搬过来后，我们拿出所有的钱，把房子整个装修了一番。我想在地板上铺上地毯。没错，就我们的情况而言，这种想法非常荒唐，但这是我的梦想。奥马尔养了两匹名贵的母马，它们生了两匹小马，叫‘悲伤猫’和‘细羚羊皮’，这两匹马已经卖

掉了，至今还在服役，在帕勒莫和圣伊希德罗参加比赛。之后它们又产下另外两匹赛马，还有一匹小马驹，但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。要做好这门生意，你得有一匹好的种马，奥马尔借来了一匹最好的。他在母马的地盘后面给小马驹单独造了一个围栏，种上苜蓿，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他才开始安安静静地装修马厩。他签了一个协议，把种马租来两三天，等小马驹出生后，卖掉的钱有四分之一归种马的主人所有。这可是很大的一笔钱，如果种马足够优秀，小马驹又养得好，每只小马驹可以卖出二十万到二十五万比索。因此我们带来了这匹种马，奥马尔成天看着它，像僵尸一样跟在它背后，数着它上了每只母马多少次。等我从索托马约尔回来他才能离开，然后轮到我来当班，我在厨房里，不停地从窗户后面往外看，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。问题是，有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洗碗，忽然意识到我有一阵子没看见那匹种马了。我跑向另一扇窗户，然后又看了另一扇，从我最后一次看见它的地方开始往后找，但一无所获：那些母马还在，但哪里都没有种马的影子。当时大卫刚开始学走路，我走到哪儿他都要跟着我；于是我一把抱起他，冲出门去。我们这里地方不大，一匹种马应该是很显眼的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。很明显，那匹种马不知怎么地跳出围栏去了。这很少见，但这种情况也确实会发生。我跑到马厩，向上帝祈祷马还在，但那里也没有种马的身影。我想起了镇上的小溪，它很小，但是位于山下，如果一匹马跑去那边喝水，从家里是看不见的。我还记得大卫在问我怎

么了，于是我出门前一把抱起他，他环抱着我的脖子，在我大步往外冲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在我的耳侧两边回想。‘在那边，妈妈。’大卫说。于是我看见了他那匹种马，正在小溪旁喝水。我向下跑去，大卫想下来自己走，于是我把他放到地上，叫他不要靠近那匹马。然后，我蹑手蹑脚地走近那匹种马。有几次它躲开了，但我保持耐心，继续靠近，终于，它对我放下了戒心。我一把抓住了它的缰绳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当时自己是多么地如释重负。我长吁一口气，大声对它喊‘如果你丢了，我们会倾家荡产的，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！’你看，阿曼达，这就像我当时觉得大卫少一根手指的事情一样。你会觉得‘破产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’，然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届时你宁愿用家产、用生命来挽回这一刻。如果时光倒流，我一定会放开那该死的畜生的缰绳！”

这时我听到客厅的沙门被拉开的声音；我俩一齐望向房子的方向。妮娜出现在门口，抱着她的鼯鼠玩偶。她还有点儿没睡醒，意识蒙胧，所以虽然她到处都没看见我俩，却也没慌张。她一手抱着玩偶，一手抓着扶手，小心翼翼地走下门廊前的台阶，踩到草坪上。卡拉重新靠回座位上，默不作声地从后视镜看着她。妮娜看着自己的双脚。从我们到这儿以来，她一直喜欢玩这个游戏：在草地中伸展和蜷曲自己的脚趾头，牢牢地抓住地面。

“在那时，大卫在小溪里蹲下了。他的鞋子全部被溪水浸透，双手浸在水中。然后他开始吮吸自己的手指头。

这时，我看到了一只死掉的鸟。那鸟就死在距离大卫一步之遥的地方。我惊恐地对他大叫起来，把他也吓到了；他一下子站起来，结果惊吓中一屁股摔倒在地。我可怜的大卫！我拖着那匹马朝他奔去，马使劲嘶鸣，不想跟着我走。我想方设法地一手拉着缰绳，带着大卫一起爬上岸去。”

这整件事，我一个字都没跟奥马尔提。何必呢？闯的祸已经解决了。但是到了第二天，种马一早上没露脸。“它不见了，”奥马尔说，“它逃走了！”我几乎准备要告诉奥马尔这匹马已经逃走过一次的故事了，但此时他发现种马倒在牧草中。“该死的！”他说。

种马的眼皮肿得吓人，我们几乎看不见它的眼睛了。马的嘴唇、鼻孔还有整张嘴都肿得老大，看起来完全像是另一种生物了，像某种怪物。奥马尔连抱怨的力气都没了；他说种马的心跳快得像横冲直撞的火车。他赶紧派人去找兽医了，几个邻居跑过来围观，所有人都在跑东跑西，而我，绝望地冲回家里，把还在儿童床里睡觉的大卫一把抱出来，关上卧室的门，抱着他倒在床边祈祷，像个疯子一样祈祷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祈祷过。也许你会问，我为什么不赶紧跑去诊所，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祈祷？但要知道有时候你甚至没有时间去确认灾祸的严重性。不管那匹马吃了什么，我的大卫肯定也碰了；而如果那匹马濒临死亡，我的大卫也不会有活命的机会。我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，在这镇上类似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，甚至曾经亲眼见过：你只有几个小时，有时候甚至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

去寻找出路，而在一个乡镇医院，光在诊所外排队就要耗掉你半个小时，而这点儿时间花在路上都不够。我需要不计一切代价，找到一个方法来救我儿子的命。

我又看了妮娜一眼，她正在走向游泳池。

“有的时候你不能面面俱到，阿曼达。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了，为什么我会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匹该死的马身上，而没有好好看住我的儿子。”

我自问如果在我身上发生卡拉遭遇的事情该怎么办。我总是会设想最坏的情况。就在此时此刻，我也在心里计算着，如果妮娜突然跑向游泳池并一头扎进去，我从车里奔出去救她需要多久。我将这个距离称为“营救距离”，我用它来代表我和我女儿之间的这段距离。我会花半天的时间计算这段距离的长度，尽管我总会稍稍冒险超出一点儿。

“最后我终于决定了该怎么做：我越想越觉得，那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。我抱起大卫，他正被我的失态吓得大哭；然后冲出了屋子。奥马尔正在跟两个围在马旁边的男人讨论着什么，时不时抚摸着那匹种马。还有两个邻居从后面的地头朝我们这儿看，时不时插入两句讨论，田间充斥着男人们的大声叫嚷。我跑出去的时候谁都没注意到我们。我跑上街——”卡拉说着，指着我花园后院的门，“我去了绿房子那儿。”

“什么绿房子？”

香烟的最后一点灰烬落下来，正好掉在卡拉的胸前。她稍微掸了掸，随后叹了口气。我想我之后得要清洗这辆

车了，我丈夫对这些卫生细节总是特别重视。

“我们住在这儿的人有时候会去绿房子拜访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要把医生们从诊所叫过来需要等好几个小时，而他们有时候来了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。如果情况严重，我们就会去找‘绿房子里的女人’。”卡拉说。

妮娜将她的鼯鼠玩偶放在我的躺椅上，摆在浴巾的上面。她朝着泳池走了几步，我警觉地从座位上直起身体。卡拉也向她看去，但她似乎觉得并没有什么危险的隐患。妮娜弯下身，坐在泳池边，将双脚浸入水中。

“她不是一个预言家，那女人一直这么澄清。但她能看到人体内的能量流动，还能对此做出解读。”

“怎么‘解读’？”

“她能看出一个人是否得了病，看出是身体哪部分的能量出了问题。她能治疗头痛、恶心、皮肤溃疡、吐血，等等。如果来得及，她还能阻止流产。”

“有这么多流产？”

“她说都是因为能量出问题的缘故。”

“我外婆以前也常这么说。”

“她的工作就是探查能量的流动，如果是不好的能量就阻止它，如果是好的能量就促进它的循环。镇上的人们经常找她咨询，有时候也会有人从外乡来找她。她的孩子们住在她家的后面。她有七个孩子，全都是儿子。他们负责照顾她，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。但据说这些儿子永远不能进那绿房子的门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泳池找妮娜？”

“不用了，不必担心。”

“妮娜！”卡拉叫了她一声。妮娜这时才看到我们坐在车里。

妮娜甜甜地笑起来，露出小酒窝，皱了皱鼻子。她站起来，从躺椅上拿起她的鼯鼠玩偶，朝我们这儿跑来。卡拉探身向后，给她开了后座的门。她在驾驶座上移动自如，难以相信她是今天第一天上我们的车。

“但我得再抽一根了，阿曼达。对不起，妮娜，但是不再来一根，我没法继续讲完。”

我做了个无奈的手势，又一次把烟盒递给她。

“把烟吹到窗外去。”我说话时，妮娜正爬上座位。

“妈咪。”

“怎么啦，小胖妹？”卡拉问。但妮娜无视了她。

“妈咪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打开那盒棒棒糖？”

妮娜坐下来，照她爸爸教她的样子系上安全带。

“一会儿就开。”

“OK。”

“OK。”卡拉说。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，在卡拉的叙述过程中，已经不像她刚开始时那样情绪激烈。她没有哭，也没有把头抵在方向盘上。她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，仿佛拥有无尽的时间，仿佛在享受重新回忆这一切的过程。我自问大卫，你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样，改变了那么多，自问卡拉是否在讲述这段经历的过程中，短暂地回忆起了当年那个还没有变得那么陌生的自己的儿子。